

## 清華《治邦之道》簡6「卉木百穀」 段字詞束釋\*

許文獻

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助理教授

### 摘要

清華《治邦之道》簡6言及「卉木百穀」之事，但下文卻云「曼生，以疚不成」，其文旨雖然尚可推知一二，惟語義難明。因此，關於簡6此段話，歷原整理者、水之甘、悅園、蕭旭、林少平、汗天山、子居、陳殊羽與劉書宇等學者之考證，可謂眾說紛紜，其主要之關鍵，乃在於「曼」、「疚」二字之釋讀，但其實「卉」、「穀」、「以」等字之解讀，亦至關重要。有鑑於此，本文將彙整學界諸家之說，並討論此中所見相關疑義及提出個人見解，包括：

- 一、「卉」字可如字讀，即讀為「卉」，仍訓作「草」。
- 二、如原整理者與學者所云，「穀」即「穀」字。其所从形構，疑具楚系文字特色，且與該字部分義訓有關，而在簡文中，則應訓作「糧食作物之總稱」。
- 三、「曼」字可讀為「蔑」，訓作「無」。
- 四、「以」字或應訓作「有」，即「攜帶」、「提攜」等義之引申。
- 五、「疚」字可讀為「資」，訓作「糧」。
- 六、簡6此段簡文可讀為「則卉木以及百穀蔑生，以資不成」，殆「草木以及百穀不生，想取得糧食，這是不可能的」之意。

**關鍵詞：**清華簡、治邦之道、卉木、百穀、曼生、以疚。

\* 拙文承蒙幾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高見，謹致謝忱！

# Tsinghua “治邦之道” Slip 6 “卉木百穀” Paragraph Explanation of Words

Hsu Wen-hsi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Abstract

Tsinghua’s “The Way of Governing the State” briefly mentions the matter of “the wood and the hundred 𦵑”, but the following text says “mansheng, it will not succeed” (the original organizer’s broken reading), although the purpose of the text can still be inferred, but the semantic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refore, regarding this passage of Jian 6,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scholars such as the organizer of the calendar, Shui Zhigan, Yueyuan, Xiao Xu, Lin Shaoping, Khan Tianshan, Ziju, Chen Shuyu and Liu Shuyu can be said to be different. The main key is that It depend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s “Man” and “𦵑”, but in fa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aracters such as “𦵑”, “𦵑”, and “Yi” is also very important.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will summarize the opinions of various scholar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discuss the relevant doubts and provide personal opinions, including:

1. The character “𦵑” can be read like a character, that is, it is read as “flower”, and it is still pronounced as “grass”.
2. As the original organizers and scholars said, “𦵑” is the word for “穀”. The shape and structure it follows are suspected to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u script, and it is related to part of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and in the simplified text, it should be trained as “the general name of food crops”.

3. The word “Man” can be read as “Miao”, and it is pronounced as “No”.
4. The word “with” or “you” should be used in the training, that is, the extension of meanings such as “carry” and “support”.
5. The word “瘵” can be read as “capital” and the word as “food”.
6. Jian 6 This brief text can be read as “If the plants and trees are not grown, it is impossible to obtain food” .

**Keyword:** Tsinghua bamboo slips, 治邦之道, 卉木, 百穀, 曼生, 以瘵

## 一 前言

清華《治邦之道》簡5至7之內容，是以季節與植物之關係，比喻人才是否得其位之情況。其中，植物言及「艸木」與「百穀」，整個段落與其生長情況有關，看似文旨明確，且幾無疑難字形，但若個別探討相關字例之釋讀，抑或其句例之斷讀，則又猶存疑義。因此，本文即以簡6所云「艸木百穀」一段為研究主軸，試論此中所見相關問題。

## 二 研究文獻評議

此段簡文之圖版與原釋文為：



(簡6)



(簡6 (接續左側圖版))



原整理之釋文為「則艸(草)木以及(及)百穀(穀)曼(慢)生，以疾

不成」(簡6),<sup>1</sup>而與此對應之其他簡文內容為「則𦵏(草)木以𦵏(及)百𦵏(穀)茅(茂)長繁實,亡(無)𦵏(盡)以管(熟)」(簡6、7)。<sup>2</sup>

對於此中幾個關鍵字詞之釋讀,原整理者之看法為:

𦵏,讀為「慢」。《詩·大叔于田》「叔馬慢忌」,毛傳:「慢,遲。」百穀慢生,謂百穀不以時熟。或曰「𦵏」讀為「晚」。「𦵏」,疑讀為「瘠」。《公羊傳》莊公二十年「大瘠也」,何注:「瘠,病也。」本句可參《墨子·尚同中》:「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菑戾疫,飄風苦雨,薦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sup>3</sup>

可知原整理者應是將簡文所謂「曼生」、「以𦵏不成」等概念,對應至《墨子》之相關內容,始得貫串文意。不過,此中似有幾項關鍵,茲略作評議如下:

### (一) 關於「𦵏」與「𦵏」之釋讀:

首先,「𦵏」之下一字為「木」,故原整理者將其讀為「草」,與下文連讀為「草木」,本無可厚非,但「𦵏(卉)」字上古音屬曉母物部,「草」字則為清母幽部,二字聲韻俱隔,不太可能相通,而在古文字或傳世文獻中,也不易找到相通之例,因此,原整理者將「𦵏」字讀為「草」之看法,或許是強調其義訓,而非通讀,畢竟楚系「艸(草)」與「𦵏(卉)」二字多可互用,義亦相近,<sup>4</sup>又「艸(草)」字本有其形源,其與「𦵏」字亦非古今字或異體字之關係,<sup>5</sup>是故,原整理者將「𦵏」讀為「草」,在形、音條件上,仍存在部分疑

<sup>1</sup>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11月),頁136。

<sup>2</sup>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11月),頁136。

<sup>3</sup>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11月),頁140-141。

<sup>4</sup> 李零:《楚帛書研究(十一種)》(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12月),頁46;趙彤:〈「卉」是楚方言詞嗎?〉,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81](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81),發表日期:2007年6月17日,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4日。

<sup>5</sup> 《說文》將「𦵏」、「艸」分立二字,而陳劍在其論著中亦曾引裘錫圭之說,認為「艸/草」之象形初文為甲文中之「𦵏」字,殆象枝莖柔弱之形。倘據此等說法,則「艸/草」字本有其形源,其與一般是

義。今考量辭例，實則簡文此「𦵑」字如字讀亦可通，即「卉木」，其猶《詩經·小雅·出車》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毛傳釋曰「卉，草也。」此「卉木」仍可訓作「草木」，楚系簡帛「卉木」一詞習見，義亦近同，例如：「卉木民人」（楚帛書）、「卉木須時而後奮」（上博《三德》簡1）、「卉木奚得而生？」（上博《凡物流形·甲本》簡12），因此，簡文此所謂「𦵑木」逕讀為「卉木」，基本上是沒有太大問題的，當然，簡6與簡7此所見幾處「𦵑木」，亦可作如是讀，其理亦同，例如：「卉木以及百穀」（清華《治邦之道》簡7）、「譬之人卉木」（清華《治邦之道》簡7），其中，「卉木之生長」或「卉木之於人」等用義，應是楚系簡帛「卉木」之最主要用法。<sup>6</sup>

其次，簡文此處「卉木」、「百穀」並列，且同為植物，因此，下文始有「茂長繁實」與「無疾以熟」之情況，<sup>7</sup>而簡6此所云「蔓生，以疾不成」應是

鍾三中之「𦵑（卉）」字無關，例如：（上博《子羔》簡5「𦵑（卉）」）、（上博《凡物流形·甲》簡12「𦵑（卉）」）、（清華《管仲》簡9「𦵑（卉）」）。陳劍：〈釋造〉，收入氏著：《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4月），頁127-176；〔漢〕許慎編撰、〔宋〕徐鉉校訂：《說文解字》（〔清〕陳昌治據孫星衍本改刻，香港：香港中華書局，1972年6月），卷一，頁15、25。

<sup>6</sup> 楚系簡帛尚有「卉茅」、「卉服」之例，例如：「堯之取舜也，從諸卉茅之中」（上博《子羔》簡5）、「乃卉服簪簪帽」（上博《容成氏》簡15），此中，「卉服」在先秦古籍中，已有實例，例如：《尚書·禹貢》云「島夷卉服」，孔疏釋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可見「卉服」即「草服」，孔疏以義通之，又郭店簡亦見「艸茅」，其用例近於上引《子羔》之「卉茅」，其簡文云「舜居於艸茅之中」（郭店《唐虞之道》簡16），凡此可知楚系簡帛之「卉茅」或「卉服」，殆「艸茅」或「艸服」之異形詞，而「卉」、「艸」二字之關係，應可歸於裘錫圭所云「同義換讀」之屬，即不管字音條件之同義互用，但其實以字形角度而言，「卉」、「艸」之互用，也有可能與古文字部分字例从中之數量多寡無別有關，此可復參季旭昇之專著，甚至如趙彤所云，「中」、「艸」、「𦵑」乃一字之異體，「艸」、「卉」互用，或亦與此相涉。不過，楚簡「卉」字用例究屬「同義換讀」，抑或只是从中多寡，甚至是書寫異體之關係，以本文上所云「艸」、「卉」二字之形源與音讀而言，本文傾向於「同義換讀」說；再者，《方言》云「卉，莽，草也。東越揚州之間曰卉，南楚曰莽。」又《文選·吳都賦》曰「卉木馭蔓。」劉淵林注云「卉，百草總名，楚人語也。」再如慧琳《一切經音義》引《方言》曰「吳揚海岱之間調草為卉。」尤其段注《說文》亦引《方言》釋「卉」，知「卉」字此用法確屬古代東南或東部一帶之方言無疑，而趙彤雖列舉楚文字之寫法，卻未考量到裘錫圭文字發展之說，殊為可惜，是故，此中趙彤所謂「卉」只是楚文字「艸（草）」之另一種寫法，且非楚方言詞之說，實或猶可商。總之，楚文字以「卉」代「艸」，於形、義而言，有其一定之發展背景，但是否真與楚方言無關，仍可再作進一步之討論。裘錫圭著、許鏐輝校訂：《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5年4月），頁248-252；〔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據經韻樓藏版影印，臺北：洪葉文化公司，2016年10月），卷一，頁45；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9月），頁64-65；趙彤：〈「卉」是楚方言詞嗎？〉，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81](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81)，發表日期：2007年6月17日，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4日。另禰健聰將郭店簡例釋作「非典型的楚文字」，惟其說暫不影響本文推論，茲列備參。禰健聰：《戰國楚系簡帛用字習慣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3月），頁537。

<sup>7</sup> 此「疾」字之讀法，乃從石小力之說。石小力：《清華簡第八輯字詞補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

此二現象之反向描寫，換言之，「曼」、「疚」二字之釋讀關鍵也就在於此，不過，原整理者將「曼」讀為「慢」或「晚」，並將「疚」讀為「瘠」，似在語意上，未必然是「茂長繁實」與「無疾以熟」之反向義，如此便有可再作討論之空間。

故原整理者對簡6此段簡文之釋讀，實仍存在部分疑義，尚待作進一步之討論。或因如此，除了原整理者之看法外，後來學界對此段簡文亦曾多所討論，如網路發言者水之甘對「穀」字之釋讀，即提出不一樣之看法，其以為：

第7簡「穀」，字形上原考釋對「穀」的字形隸定是沒有問題的，此字從子穀聲，應當讀為「孺」、「穀」、「儒」，訓為美善之意。<sup>8</sup>

簡文此「穀」字之形為：



(簡6)

此字从子，且「子」形居左下一隅，而下一枚簡之「穀」字，其寫法亦同，其形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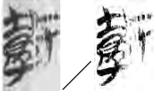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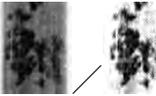


(簡7)

以目前所見「穀」字之古文字字形而言，此寫法僅見於楚簡，疑即楚地「穀」字特有之寫法，值得留意。此可再參考下所列「穀」字之分期分域表：

保護中心，網址：<https://www.ctwx.tsinghua.edu.cn/info/1081/2469.htm>，發表日期：2018年11月17日，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4日。

<sup>8</sup> 「簡帛論壇：清華八《治邦之道》初讀」2樓網路發言者水之甘之發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7&extra=page%3D2>，發表日期：2018年10月11日，檢索日期：2021年9月7日。

分期分域 釋形	从子	不从子
楚系文字	 (包山簡274)  (上博〈容成氏〉 簡28)  (上博〈東大王 泊旱〉簡8)  (上博〈東大 王泊旱〉簡9)	
秦系文字		 (睡虎地秦簡《日 書·甲》80背)  (睡虎地秦簡《日書· 乙》241)  (睡虎地秦簡《日書· 乙》242)

據傳世文獻資料，「穀」字可訓作「養育」或「贍養」，如《廣雅·釋詁一》釋曰「穀，養也。」亦猶《詩經·小雅·小弁》云「民莫不穀，我獨與罹。」鄭玄箋釋曰「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太子獨不然，曰以憂也。」再如《詩經·小雅·甫田》或云「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又如《戰國策·齊策六》亦曰「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鮑彪注釋云「穀，猶養。」凡此「穀」字義訓，俱類同此矣，除此之外，「穀」字又可解作「小孩」，其猶《莊子·駢拇》云「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又如《荀子·禮論》曰「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楊倞注釋云「奴曰臧，孺子曰穀。」因此，頗疑「穀」字此所从子，可能與此等義訓有關。

不過，以簡文此處之內容而言，其言「卉木」之事，且「百穀」與「卉木」並列，如此一來，此从子之「穀」字恐怕仍以訓作「糧食作物之總稱」為宜，其猶《尚書·舜典》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又《詩經·豳風·七月》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近期劉書宇已有類似之訓釋意見，<sup>9</sup>可參。至於有無可能作水之甘之改讀，其如上本文之推論，自然機會不高。其實，簡文下文「曼生」與「以疚」之釋讀，也是極為關鍵，其詳如下。

## （二）關於「曼生」與「以疚」之討論：

此二字詞之討論較多，茲先列舉學者看法，復述已見。

網路發言者悅園對此段簡文，有不同之釋讀方式，其云：

簡6-7「則草木以及百穀曼生，以疚不成」，當作一句讀，「曼」似應讀為「蔓」，「以」猶「而」，「疚」似可讀為「養／棄」，黍稷，引申指百穀之實。<sup>10</sup>

悅園之看法，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將「曼」讀為「蔓」，有別於前說，頗具新意，惟其並未作訓釋，且似與下文「某不成」之文意不甚相合，甚至亦

<sup>9</sup> 劉書宇：〈《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治邦之道》補釋四則〉，《雲漢學刊》第42期（2021年9月），頁267-301。

<sup>10</sup> 「簡帛論壇：清華八《治邦之道》初讀」31樓網路發言者悅園之發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7&extra=&page=4>，發表日期：2018年11月18日，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0日。

非「茂長繁實」之反向義，殊為可惜。

其次，悅園似將「疚」字釋从广，今復考簡文此字之形：



其形右下形構實稍嫌漫漶，但左上从广，非从广。

至於其將「以」訓猶「而」，應是連詞承接用法，但古漢語此類大部分用例多為「詞（子句）+以+詞」之承接結構，較少有「子句+以+子句」之例，<sup>11</sup>如《尚書·金縢》即云「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又《禮記·樂記》亦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再如《詩經·邶風·燕燕》或云「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另如《禮記·樂記》則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凡此所見「以」字，皆為「詞（子句）+以+詞」之句型結構類例，而簡文此句，倘從悅園此解，卻可能變成「子句（曼生）+以+子句（不成）」之結構，再者，倘據學者之說，上古漢語「以」字作為並列連詞，應是特例，而非特點，<sup>12</sup>若然，則簡文此「以」字能否作悅園如是之解，恐猶有可商。

而「疚」字若讀為「糝」，恐亦存疑義，如《周禮·天官·籩人》云「羞籩之實，糝餌、粉糝。」鄭玄注曰「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糝。」賈公彥疏云「今之糝糕皆解之名出於此。」知此等「糝」殆指以稻米、黍米所製成之食物，其食材為特定來源，恐無法與上文之穀類總稱「百穀」相應，不過，「糝」所涵蓋穀類之範圍較廣，似可呼應「百穀」，可備一說，只是比較可惜的是，其關鍵仍在於連詞承接用法之「以」字，無法連結「糝不成」之子句，更無法解釋「糝」為何不成，另外，「糝」字畢竟是指「黍、稷、稻、粱、麥、菰」等六種穀物之總稱而言，在數量與範圍上，能否完全對應「百穀」，<sup>13</sup>或猶可商。

<sup>11</sup> 據龍國富之統計，在戰國楚簡中，「子句+以+子句」類之用例數量，較「詞（子句）+以+詞」之結構來得更少，可參。龍國富：《戰國楚簡語言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年2月），頁173。

<sup>12</sup> 王錦慧曾引王引之之說，證成此論點。王錦慧：〈上古漢語伴隨動詞的語法化探究〉，《國文學報》第50期（2011年12月），頁117-142。

<sup>13</sup> 傳世古籍「糝」字雖亦可指穀類總稱，如《左傳·桓公二年》即云「糝食不鑿，昭其儉也。」孔疏釋曰「糝，亦諸穀總名。」但實際上，「糝」字應指特定之穀物，即「黍、稷、稻、粱、麥、菰（瓜）」

總之，悅園此釋讀內容，有其啟發性，惟此中仍有部分疑義尚待解決。其後，蕭旭將「曼」、「疚」二字作了改讀，其云：

曼，讀為莫。莫生，指草木百穀枯死也。疚，讀為疚。《說文》：「疚，戰見血曰傷，亂或（惑）為愾，死而復生為疚。」P.2011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疚，死而復生。」《廣雅》：「疚（疚），病也。」簡文正用死而復生為疚之義。<sup>14</sup>

其說將「曼」讀為「莫」，使簡文通讀更為順暢，惟「曼」、「莫」二字之上古音關係似不甚相近，<sup>15</sup>且在古文字與傳世文獻中，亦不易找到相通之例，因此，「曼」字能否讀為「莫」，似乎在通假條件上，仍存在部分疑義；而「疚」字若讀為「疚」，訓作「死而復生」，在「疒」、「死」偏旁兼義且義近之關係上，有其合理性，但此同樣在義訓解讀上，仍或有其難點，即「死而復生」與上文「枯死」之間，仍夾雜一「以」字，此「以」字如上所述，其釋讀已存在待商之疑義，其如何承接「枯死」與「死而復生」，甚至又為何既云「死」，又言「死而復生」，此實稍嫌冗贅，除非此中有上文文意承接之基礎，而目前看來，在此段落中，似乎是沒有的，網路發言者汗天山與近期劉書宇皆對此「死而復生」之語例，提出質疑，<sup>16</sup>其說詳後。故總而言之，「曼」讀為「莫」，抑或「疚」讀為「疚」，恐亦存在部分疑義。

不過，隔日林少平於復旦網發表新說，認為「曼」字應訓作「無」，其云：

段玉裁《說文注》「𦵏」字條：「古音武夫與莫胡二切不別。故無、模同音。其轉語則《水經注》云：『燕人謂無為毛，楊子以曼為無，今人謂無

---

等，此可參《周禮·春官·小宗伯》所云「辨六齋之名物與其用。」鄭注釋曰「齋，讀為棗。六棗，謂六穀：黍、稷、稻、粱、麥、瓜。」當然，其例在不同之場合，亦有指特定穀物之情況，如《國語·楚語下》云「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棗。」韋注曰「棗，器實也。」故總而言之，「棗」字所指涉穀物之數量或範圍，恐不如「百穀」。

<sup>14</sup> 蕭旭：〈清華簡（八）《治邦之道》校補〉，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340>，發表日期：2018年11月26日，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1日。

<sup>15</sup> 「曼」字上古音屬明母元部，「莫」字則為明母鐸部，二字雖然雙聲，但非疊韻，亦非韻近。

<sup>16</sup> 「簡帛論壇：清華八《治邦之道》初讀」110樓網路發言者汗天山之發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7&extra=&page=11>，發表日期：2019年5月4日，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0日；劉書宇：〈《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治邦之道》補釋四則〉，《雲漢學刊》第42期（2021年9月），頁267-301。

有為沒有皆是也。」據此可知，「曼」字可訓為「無」，即「草木以及百穀無生」。<sup>17</sup>

林少平此說相當具有啟發性，只是「曼」字此訓之相關書證時代稍晚，例如：《法言·重黎》云「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又如《法言·寡見》曰「譎譎者天下皆說也，奚其存？曰：曼是為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即如其所引之《水經注》，更是已晚至北魏，因此，將「曼」訓作「無」，未嘗不可，但此中似仍闕時代相近之相應書證。

而在蕭旭說之基礎上，網路發言者汗天山後來又提出了部分駁義，其或云：

「死而復生」自然是好事，放到簡文中似不通？簡文之義明顯是帶有負面意思的？按：疢，當讀為「瘠」。《爾雅·釋詁》：「瘠，病也。」字又作「𪔐」，《方言》第十：「𪔐，矬短也。江湘之會謂之𪔐。凡物生而不長大亦謂之𪔐，又曰瘠。」郭璞注：「今俗呼小為瘠。」簡文當是取「物生而不長大」之義。草木以及百穀「以瘠不成」，即草木以及百穀植株矮小，長不大，不能繁茂生長而開花結實至於成熟也。——土地貧瘠之處，草木莊稼缺乏肥料，自然長不大，此為古今常見現象。<sup>18</sup>

可見汗天山亦對「死而復生」義存疑，其提及此處簡文應帶負面義之理由是可信的，惟並未對下文之「不成」多作解釋，殊為可惜，尤其「不成」與「死而復生」之組合，仍是負面義，依舊無法駁蕭旭之說，此中應如何通讀，恐有重作疏理之必要；其次，關於「疢」字，汗天山認為當讀為「瘠」，訓作「病」，且以為「瘠」又作「𪔐」，故可另訓作「短小」之義，此說可謂相當具有啟發性，尤其透過「𪔐」字，可為常作人體生病義之「瘠」字解套，<sup>19</sup>不過，此中同樣仍存部分疑義，即簡文此字若讀為「瘠」，則「以」字當作何解，將亦是此

<sup>17</sup> 林少平：〈讀清華簡捌札記（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344>，發表日期：2018年11月27日，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1日。

<sup>18</sup> 「簡帛論壇：清華八《治邦之道》初讀」110樓網路發言者汗天山之發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7&extra=&page=11>，發表日期：2019年5月4日，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0日。

<sup>19</sup> 如《廣韻·上聲·薺韻》即釋云「瘠，病也。」又《禮記·玉藻》曰「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鄭玄注或釋云「瘠，病也。」另如章太炎《新方言·附嶺外三州語》則載曰「三州謂人瘦小曰瘠。」

句釋讀或斷讀之關鍵，值得續作討論。

網路發言者子居隨後也對「曼」、「疚」二字之釋讀提出看法，其以為：

先秦傳世文獻中，實際上並無遲晚義的「慢」字用法，即使整理者注所引《大叔于田》，孔穎達《正義》也已明言「以惰慢者必遲緩，故慢為遲也。」可見「叔馬慢忌」的「慢」實義為惰慢，其它先秦文獻中，「慢」用為本字時也皆是指態度上的怠慢、傲慢，因此可知，《治邦之道》此處的「百穀曼生」只當讀為「百谷晚生」，《管子·治國》：「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庸也。」《鶡冠子·世兵》：「蚤晚紬羸，反相殖生。」《呂氏春秋·辯土》：「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韓非子·難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皆以早、晚對言。《素問·至真要大論》：「陽明司天，燥淫所股，則木乃晚榮，草乃晚生。」更是明確的「晚生」辭例。疚字，網友汗天山指出當讀為「瘠」，《爾雅·釋詁》：「瘠，病也。」《方言》卷十：「凡物生而不長大，亦謂之蠶，又曰瘠。」此句當讀為「草木以及百谷晚生以瘠，不成。」「晚生以瘠」與下文「茂長繁實」相對。<sup>20</sup>

知「叔馬慢忌」之解讀，當為子居釋讀簡文「曼」字之關鍵。的確，孔疏確實釋云「以惰慢者必遲緩，故慢為遲也。」惟「叔馬慢」、「叔發罕」上下互為對文，「慢」、「罕」則分別為描述「馬」、「發」狀態之用語，如此一來，「馬」為叔所駕，其行自因叔之駕法而「慢」，而非「馬」惰慢，此點若細審孔疏之意，亦當本於此，否則下文「罕」字若亦形容叔之態度，則文意便扞格不通，再者，孔傳本訓云「慢，遲」，而鄭玄箋則曰「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據此，種種跡象顯示，「叔馬慢忌」之「慢」字，倘解作「惰慢」，似仍有可商者，換言之，簡文此字非必得讀為「晚」不可，而近期劉書宇亦曾針對孔疏內容，提出對解作「惰慢」之質疑，可參；<sup>21</sup>至於「疚」字，子居則大抵贊同原整理者與汗天山之說，但其文中所引書證，即《方言》之「凡物生而不長大，亦謂之蠶，又曰瘠。」此「瘠」字之義訓，似與其所引訓「病」之「瘠」字《爾雅》

<sup>20</sup> 網路發言者子居：〈清華簡八《治邦之道》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站，網址：<https://tinyurl.com/yxvbcdfz>，發表日期：2019年5月10日，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0日。

<sup>21</sup> 劉書宇：〈《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治邦之道》補釋四則〉，《雲漢學刊》第42期（2021年9月），頁267-301。

書證或異，此中之關係為何，應作釐清，且此訓釋方式有其難點，已如上述。故總而言之，將「慢」訓作「惰慢」，「疚」仍讀為「瘠」，皆或可再作商榷。

近來陳殊羽在其學位論文中，亦曾對「曼」與「疚」二字之釋讀提出看法，其以為：

從整理者另一說及子居讀「曼」為「晚」。白於藍師解郭店簡本《老子》「大器曼成」亦云：「上古音『晚』、『免』、『勉』與『曼』均為明母元部字，雙聲疊韻，例可相通。」「晚」、「勉」均從「免」聲，典籍中從「免」聲之字與從「曼」聲之字亦常可互通。」《治政之道》簡15「民不疚虔壽，亡殀死者」，整理者已讀「疚」為「瘠」，引《禮記·玉藻》「親瘠，色容不盛」鄭注「瘠，病也。」上古音次屬清紐脂部，瘠屬從紐脂部，二字疊韻，聲母均為齒音，次聲字與齊聲字相通例見《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第511-512頁，《政道》簡43「是元（其）悝（慍）慍（瘠）于我邦」亦為例。<sup>22</sup>

知陳殊羽根據上古音與聲系相通之理，仍從原整理者與子居之說，而將簡文「曼」字讀為「晚」。其說基於上古音與聲系關係，將簡文此字作此釋讀，應是可行的，惟此解讀方式之困難點，已如上述，似亦有可商者；至於「疚」字，陳殊羽引清華九《治政之道》「疚」讀「瘠」之例通讀之，此為相當有力之證據，但「瘠」字向來都是指人之生病而言，汗天山已另提「物生而不長大」之訓，恐當以此訓為佳，只是此訓亦存在「以」字之解讀疑義，其理亦同。是故，陳殊羽之說，亦或可再商。

最後，近期劉書宇對此段簡文作了詳盡之討論，其云：

然筆者認為，此處若將「穀（穀）」的用法延伸為「美善慢生」，則與前文的「草木」在意思上並不是那麼相合。因此，筆者還是依從原整理者的說法，將「穀（穀）」訓為「糧食作物的總稱」來得恰當。……筆者認為子居「可見『叔馬慢忌』的『慢』實義為惰慢，其他先秦文獻中，『慢』用為本字時也皆是指態度上的傲慢、怠慢」所言為非，孔穎達

<sup>22</sup> 陳殊羽：《〈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集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5月），頁305、306。

《正義》已說：「故慢為遲也」因此，「慢」相等於「遲」，此處所指不單單只是態度上的怠慢、傲慢，也可作為「遲」之義，指草木以及百穀遲生。……筆者認為，水旱、雨露不度，致使草木及百穀生長得較為緩慢或短小，並沒有枯死之義。因此，筆者認同原整理者的說法，將「曼」讀為「慢」。……簡文是「則卉（草）木以<sub>及</sub>（及）百穀（穀）曼（慢）生，以<sub>疾</sub>不成。」這句話實是帶有因果關係的，還必須要連結到更之前的簡文——「水<sub>旱</sub>（旱）、雨<sub>霽</sub>（露）之不<sub>戾</sub>（度）」由於水旱、雨露沒有達到標準，因此草木以及百穀慢生。當草木以及百穀慢生，「<sub>疾</sub>」便無法成就。……「<sub>疾</sub>」當作「瘠」、「<sub>戾</sub>」、「瘠」的用法皆是作動詞用，唯獨讀為「養、棗」是作名詞用。筆者贊同汗天山主張之「<sub>疾</sub>」讀為「瘠」的說法，原因是汗天山反駁蕭旭之意見：「『死而復生』自然是好事，放到簡文中似不通？簡文之義明顯是帶有負面意思的？」由於簡文明顯帶有負面的意思，再者，若把「死而復生」套用進文句中，成為「則草木以及百穀慢生，以死而復生不成」，語句將會非常不通順。因此蕭旭之「死而復生」用在此處，顯然並不適切。……「<sub>疾</sub>」从疒，次聲。次，清紐脂部；養，從紐脂部；棗，精紐脂部，清、從、精三者都是齒音，因此<sub>疾</sub>、養、棗三者聲韻相同，可以通假。<sup>23</sup>

劉書宇對「穀」字之訓釋，應是可信的，本文上文所述之相關內容，可作為其說之補證。不過，「曼」字能否讀為「慢」，此部分如本文上文所云，仍有文意相應上之難點，可商，當然，其所云「慢」字在孔疏解讀上之疑點，確有其啟發性，值得留意，本文在上述內容中，亦已作了相關之補證。至於「<sub>疾</sub>」字，劉書宇文中似尚未下定論，殊為可惜，但其對「死而復生」之看法，如上所述，本文亦贊同其與汗天山當初之質疑意見。

故綜上所述，此段簡文除了「卉」、「穀」二字，本文已作了初步之釋讀與補證外，「曼」、「<sub>疾</sub>」二字，各家釋讀或存異說，且猶存疑義，再者，「以」字之釋讀，更是此中之關鍵。因此，本文擬針對此等主題，復作討論如下。

<sup>23</sup> 劉書宇：〈《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治邦之道》補釋四則〉，《雲漢學刊》第42期（2021年9月），頁267-301。

### 三 「曼生」與「以疾」續說

此段簡文「曼」字釋讀之關鍵，如上引陳姝羽所云，應在於郭店《老子·乙》簡之「大器曼成」，只是郭店簡此「曼」字之釋讀，恐非如其所云，可逕讀為「晚」，而是有可能涉及到更複雜之問題。

郭店簡此例學者舊或多讀為「晚」或「慢」，<sup>24</sup>不過，另有主張應如字讀，且訓作「無」之看法，如蔣瑞、董蓮池與陳雄根等學者，<sup>25</sup>即主此說，此與上引林少平訓釋本簡「曼」字之說相近，頗值得注意，其後，廖名春與雷燮仁亦有類似說法，<sup>26</sup>而劉洪濤與雷燮仁更是進一步指出楚簡此類「曼」字或即「蔑」字之假借，<sup>27</sup>尤為卓識。倘依學者之見，此中清華簡《祭公》簡6「茲迪襲學于文武之曼德」句之「曼」字，其今本作「蔑」，乃釋讀之關鍵，雷燮仁已從古音之角度證其可能性，可信，當然，若再從《尚書》之古義而言，更可證成其說。

今復考《尚書·君奭》所云「(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此段文字殆云文王能有賢臣輔佐之事，其中，「蔑德」之「蔑」字，依學者之說，實應訓「無」，<sup>28</sup>即「(無此等賢臣之輔佐)，則文王便無德惠能施予人民」，換言之，語句與此相近之清華《祭公》簡，其「曼」字在今本既作「蔑」，則亦應訓作「無」，此等類例在古文字或先秦文獻中，頗為常見，例如：「〈天保〉，其得祿蔑疆矣。」(上博《孔子詩論》簡9)又如《詩經·大雅·板》云「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毛傳釋曰「蔑，無。」再如《史記·孔子世家》亦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雖欲從之，蔑由也已。」抑或猶《左傳·僖

<sup>24</sup>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注釋及裘錫圭按語，頁119；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3月)，頁21；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頁33-34。

<sup>25</sup> 蔣瑞：〈說郭店簡本《老子》「大器曼成」〉，《中國哲學史》2000年第1期，頁31-34；董蓮池：〈《老子》「大器晚成」即「大器無成」說補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0年第5期，頁19-22；陳雄根：〈郭店楚簡《老子》「大器曼成」試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9期(2000年)，頁237-244。

<sup>26</sup> 廖名春：《郭店楚簡老子校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6月)，頁447-448；雷燮仁：〈郭店楚簡識小錄〉，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3151>，發表日期：2017年10月31日，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0日。

<sup>27</sup> 任攀、程少軒整理：〈網摘·《清華一》專輯〉所引劉洪濤之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393>，發表日期：2011年1月2日，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0日。

<sup>28</sup>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4年11月)，頁209。

公十年》所云「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凡此皆為「蔑」訓「無」之類訓也，據此，則郭店《老子·乙》之「曼」字，其訓釋亦當同於清華《祭公》簡例，且如劉洪濤與雷燮仁所云，「曼」、「蔑」二字應有通假之可能。

至於《老子·乙》簡與《祭公》簡此二例有無可能如林少平訓「曼」所云，逕訓作「無」，由於此類用法似為漢代以後常見之例，其相關書證已如上所引，是故，郭店簡與清華簡此所見之「曼」字，恐仍以讀為「蔑」，且訓作「無」之可能性較高，而非逕訓作「無」。

同理，則《治邦之道》簡之「曼」字，也應讀為「蔑」，<sup>29</sup>訓作「無」，簡文所謂「蔑生」，當即「無生」之意，換言之，殆或「卉木」與「百穀」皆未長出或有所生長也，此同時亦可對應於下文之「茂長繁實」，當為其反向義，其實，與此相近之概念或語境，亦屢見於先秦古籍之中，且未必僅見於原整理者所引《墨子》，此如所謂「五穀不滋」一詞，其與簡文此處之「(卉木)與百穀無生」，當為一組近義詞，語境亦與簡文相近，可相互為證，如《禮記·月令》即云「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又如《大戴禮記·易本命》亦云「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動不以道，靜不以理，則自夭而不壽，詬孽數起，神靈不見，風雨不時，暴風水旱並興，人民夭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息。」凡此俱可證：若將「曼生」讀為「蔑生」，訓作「無生」，此推論應有成立之可能性。

據此，關於「疚」字之釋讀，可能就得再重作思考。本文上已有云，此字之釋讀，似以讀為「瘠」之「凡物生而不長大」義為佳，不過，其上文之

<sup>29</sup> 上引劉洪濤曾云「『曼』、『蔑』音近古通」，但未提出佐證，而雷燮仁則從異文「蔑」與「免」、「免」與「曼」等二組音近可通之角度，論證清華《祭公》簡「曼」字可讀為「蔑」，後出轉精，其說可信。不過，倘復以上古音之角度，「曼」字其實本就具有逕讀為「蔑」之條件，如「曼」字上古音屬明母元部，「蔑」字為明母月部，二字雙聲，韻部則為主要元音相同之陽入對轉關係，聲韻關係極近，又先秦古籍所見元、月二部合韻或互見異文者，所在皆有，此可參陳新雄之古音學論著，例多茲不贅舉，再者，「曼」、「蔑」二字雖分別為合口音與開口音，但基本上，亦未違反學者所云戰國楚地出土文獻元月對轉唇音字開合口界限不明之看法，應非特例，故就上述幾項條件而言，先秦「曼」字完全具有逕讀為「蔑」之可能性。任攀、程少軒整理：〈網摘·《清華一》專輯〉所引劉洪濤之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393>，發表日期：2011年1月2日，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0日；雷燮仁：〈郭店楚簡識小錄〉，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3151>，發表日期：2017年10月31日，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0日；陳新雄：《古音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9年4月），頁438-439；程少軒：〈試說戰國楚地出土文獻中歌月元部的一些音韻現象〉，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811>，發表日期：2009年6月10日，檢索日期：2021年10月20日。

「以」字頗令人費解，最是關鍵，當然，其與下文「不成」之聯繫，同樣重要。實則上文「曼」字既可改讀為「蔑」，若以此「蔑生」之義訓而言，「瘠」字倘再訓作「凡物生而不長大」，似稍嫌冗贅，尤其「以」字更無有解作「憑藉」或「因為」等義訓之可能。

有鑑於此，竊疑「瘠」字應讀為「資」，訓作「糧」，<sup>30</sup>其猶《左傳·僖公三十三年》云「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杜預注曰「資，糧也。」而「以」字或應訓作「有」，故始有「有糧不成」之結果，此類「以」字之訓，或猶《戰國策·楚策四》云「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又《管子·治國》亦曰「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鬻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俱屬此相類之義訓也，其實，「以」字此訓，亦可從裘錫圭與郭錫良所論「以」字應具「攜帶」、「提攜」等義類之說法中，<sup>31</sup>得到進一步之啟示，即「有」義或許就是「攜帶」或「提攜」之引申義，如此一來，「以」訓「有」，就上古漢語而言，確有存在之可能性，而此訓又可與下文「無疾以熟」之「無」字在語義上相對應，此乃其字當訓「有」之另一依據，當然，「資」之訓「糧」，如《說文》之釋「糧」，其云「糧，穀也。从米，量聲。」段玉裁注曰「《詩》云：『乃裹餼糧。』《莊子》云：『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皆謂行道也。許云『穀食』，則兼居者行者言。糧本是統名，故不為分析也。」此不僅可呼應「百穀」，其指涉範圍應大於上引悅園所云僅指六種穀物之「粢」，且「糧」為食物，或猶《周禮·地官·廩人》云「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能食者必為糧，故下文「無疾以熟」指百穀之成熟，其無疾成熟後，也將成為糧食，寔又能與上文「以資不成」相呼應也。<sup>32</sup>

另須在此續作補充說明的部分，即「以」字在此似亦有作連詞之可能，甚

<sup>30</sup> 《說文》釋「資」云「从貝次聲」，知「資」字从次得聲，而「瘠」字亦从次，基本上，「疒」多為部首，「次」為聲符之可能性較高，因此，「資」、「瘠」二字應屬同一聲系，具相通之基本條件，再者，楚簡从「疒」之例，亦有未用作與「疒」旁本義相關者，例如：「食與色與疾」（郭店《語叢·一》簡110），此「疾」字在上博《鮑叔牙與隰朋之諫》中即作「息」。因此，簡文此从「疒」之「瘠」字，應具有讀為「資」、訓作與「疒」本義無關，即「糧」義之可能性。〔漢〕許慎編撰、〔宋〕徐鉉校訂：《說文解字》（〔清〕陳昌治據孫星衍本改刻，香港：中華書局，1972年6月），卷六，頁130。

<sup>31</sup> 裘錫圭：〈說「以」〉，收入氏著：《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8月），頁106-110；郭錫良：〈介詞「以」的起源與發展〉，《古漢語研究》1998年第1期，頁1-5。

<sup>32</sup> 「無疾以熟」與「以資不成」二句大抵可相對應，如「無」對應至訓「有」之「以」，「疾」則與訓作「糧」之「資」相對，至於「以熟」與「不成」更為上文結果狀態之形容，因此，基本上，就語義或詞性而言，此二句之句式大抵仍是相互呼應，甚至是相對的。

至使「以資不成」之語意更為暢達。但除了其在古漢語語法之難點，已如上所述外，若以句式之對應情況而言，「以」字若解作連詞，則不太容易與下文「無疾以熟」在句式上，甚至語意上相互對應。再者，楚帛書與秦簡亦可見與此處簡文相類之句式可作補證，例如：「以匿，不見月在……」（楚帛書丙篇）、<sup>33</sup>「以黃土窒，不害矣」（睡虎地秦簡《日書·甲》31背參）、「以辭不答」（睡虎地秦簡《日書·甲》40正），此類句式於傳世典籍罕見其例，其「以」字恐非解作連詞，<sup>34</sup>且其下俱接名詞，前後亦如上引劉書宇所云，屬因果關係。<sup>35</sup>因此，「以」解作連詞，未嘗不可行，但若考量簡文語句或語意之對應程度，在兩相權衡下，本文仍傾向於訓「有」之說。

故綜上所述，包含「卉」字，此段簡文之「曼」、「以」與「疚」等字，似俱可另作改讀，此段簡文應可斷讀為「則卉木以及百穀茂生，以資不成。」殆表「草木以及百穀不生，想取得糧食，這是不可能的」之意。<sup>36</sup>

#### 四 結語

本文重行討論清華《治邦之道》簡6「卉木百穀」段幾個字詞之釋讀，大抵提出以下項芻議，謹請學界賜正：

<sup>33</sup> 此從饒宗頤之斷讀。饒宗頤將此「匿」字讀為「慝」，訓作「慝」，並引《釋名》「有姦慝也」釋之。另曹錦炎、何琳儀與劉信芳等，則斷讀為「以匿不見」，又李零將「以匿」上讀，俱可參。饒宗頤：〈楚帛書新證〉，收入饒宗頤、曾憲通：《楚帛書》（香港：中華書局，1985年9月），頁1-96，同文收入饒宗頤、曾憲通：《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8月），頁229-277；曹錦炎：〈楚帛書《月令》篇考釋〉，《江漢考古》1985年第1期，頁63-67；何琳儀：〈長沙帛書通釋〉，《江漢考古》1986年第2期，頁83-87；劉信芳：〈楚帛書解詁〉，《中國文字》新廿一期（1996年12月），頁67-108；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收入氏著：《楚帛書研究（十一種）》（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12月），頁1-116。

<sup>34</sup> 除了上引王錦慧與龍國富對上古漢語「以」字語法之說外，魏德勝在統整睡虎地秦簡「以」字用例時，亦云其連詞用法甚少，同時，其書也未將本文此所引秦簡二例列入，顯然是相當特殊之例，可參。魏德勝：《〈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法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6月），頁217。

<sup>35</sup> 劉書宇：〈《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治邦之道》補釋四則〉，《雲漢學刊》第42期（2021年9月），頁267-301。

<sup>36</sup> 另值得注意的是，此段簡文在「疚」字下存一句讀符，似乎代表若以本文之初步推論而言，將其斷讀為「以資，不成」，未嘗不可，但若為了與「無疾以熟」作對應，此處實毋須再讀斷，即使「無疾以熟」處，亦有相同之符號，惟考量二句相應，仍應作相同之斷讀。如此一來，頗疑此二句之符號在此應屬學者所謂簡牘之「讀號」，以標示其「語未絕」，此亦見於曾侯乙簡與包山簡。「讀號」之說，可參譚步雲：〈出土文獻所見古漢語標點符號探討〉，《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3期，頁99-104。

- 一、「𦵏」字應如字讀，逕讀為「卉」，訓作「草」。
- 二、「𦵏」字如原整理者與學者之所釋，即「穀」字。其例从子，疑為楚系文字之特色，且應與其部分義訓有關，惟此字在簡文中仍應訓作「糧食作物之總稱」。
- 三、「曼」字或應讀為「蔑」，訓作「無」。
- 四、「以」字或可訓作「有」，即「攜帶」、「提攜」等初形本義之引申義。
- 五、「痃」字或可讀為「資」，訓作「糧」。
- 六、此段簡文或可讀為「則卉木以及百穀蔑生，以資不成」，即「草木以及百穀不生，想取得糧食，這是不可能的」之意也。

## 參考文獻

- [漢]許慎編撰、[宋]徐鉉校訂：《說文解字》，[清]陳昌治據孫星衍本改刻，香港：中華書局，1972年6月。
-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據經韻樓藏版影印，臺北：洪葉文化公司，2016年10月。
- 子居（網路發言者）：〈清華簡八《治邦之道》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站，網址：<https://tinyurl.com/yxvbcdfz>，發表日期：2019年5月10日，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0日。
- 王錦慧：〈上古漢語伴隨動詞的語法化探究〉，《國文學報》第50期，2011年12月，頁117-142。
- 石小力：《清華簡第八輯字詞補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址：<https://www.ctwx.tsinghua.edu.cn/info/1081/2469.htm>，發表日期：2018年11月17日，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4日。
- 任攀、程少軒整理：〈網摘·《清華一》專輯〉所引劉洪濤之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393>，發表日期：2011年1月2日，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0日。
-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3月。
- 李零：《楚帛書研究（十一種）》，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12月。
- 何琳儀：〈長沙帛書通釋〉，《江漢考古》1986年第2期，頁83-87。
- 吳小強：《秦簡日書集釋》，長沙：嶽麓書社，2000年7月。

- 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9月。
- 林少平：〈讀清華簡捌札記（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344>，發表日期：2018年11月27日，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1日。
-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4年11月。
-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
- 徐富昌：《睡虎地秦簡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5月。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11月。
- 許學仁：《先秦楚文字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年6月。
- 陳新雄：《古音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9年4月。
- 陳劍：〈釋造〉，收入氏著：《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4月。
- 陳雄根：〈郭店楚簡《老子》「大器曼成」試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9期，2000年，頁237-244。
- 陳姝羽：《《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集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5月。
- 曹錦炎：〈楚帛書《月令》篇考釋〉，《江漢考古》1985年第1期，頁63-67。
- 郭錫良：〈介詞「以」的起源與發展〉，《古漢語研究》1998年第1期，頁1-5。
- 程少軒：〈試說戰國楚地出土文獻中歌月元部的一些音韻現象〉，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811>，發表日期：2009年6月10日，檢索日期：2021年10月20日。
- 裘錫圭：〈說「以」〉，收入氏著：《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8月，頁106-110。
- 裘錫圭著、許倬輝校訂：《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5年4月。
- 董蓮池：〈《老子》「大器晚成」即「大器無成」說補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0年第5期，頁19-22。
- 雷燮仁：〈郭店楚簡識小錄〉，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3151>，發表日期：2017年10月31日，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0日。
- 廖名春：《郭店楚簡老子校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

- 趙 彤：〈「卉」是楚方言詞嗎？〉，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81](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81)，發表日期：2007年6月17日，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4日。
- 劉 釗：《郭店楚簡校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
- 劉信芳：〈楚帛書解詁〉，《中國文字》新廿一期，1996年12月，頁67-108。
-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7月。
- 劉書宇：〈《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治邦之道》補釋四則〉，《雲漢學刊》第42期，2021年9月，頁267-301。
- 蔣 瑞：〈說郭店簡本《老子》「大器曼成」〉，《中國哲學史》2000年第1期，頁31-34。
- 龍國富：《戰國楚簡語言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年2月。
- 禰健聰：《戰國楚系簡帛用字習慣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3月。
- 魏德勝：《《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法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6月。
- 譚步雲：〈出土文獻所見古漢語標點符號探討〉，《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3期，頁99-104。
- 饒宗頤：〈楚帛書新證〉，收入饒宗頤、曾憲通：《楚帛書》，香港：香港中華書局，1985年9月，頁1-96，同文收入饒宗頤、曾憲通：《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8月，頁229-277。
- 「簡帛論壇：清華八《治邦之道》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7>，發表日期：2018年10月10日。